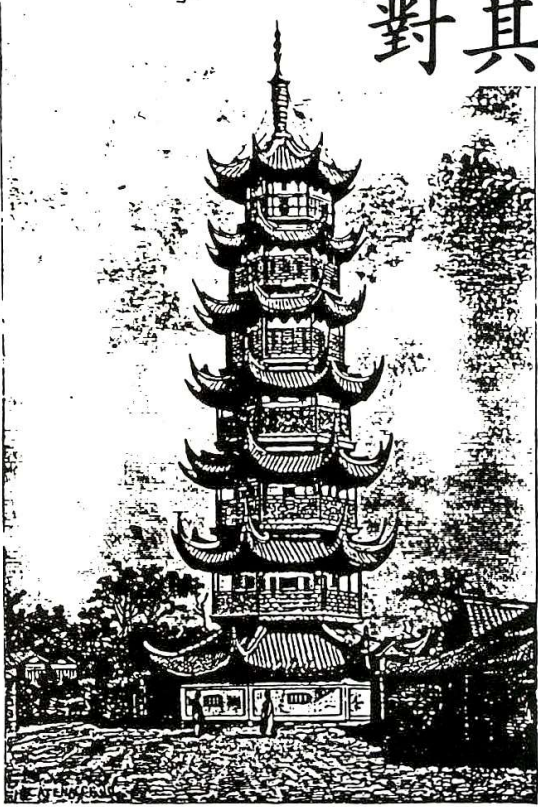


基督徒

對其他宗教的了解（下）



Patrick D'Souza 主教著
林瑞琪譯

本文是去年九月在法國里昂所舉行的傳教神學會議的一篇演講，聽眾是來自世界各地的神父修女。

因素影响了這種變革。大公會議的新神學觀點，深受自己樂意於接納新的世界現況的態度所影响。這新世界實況的特色，就是原始文化及宗教的解放，重新肯定自我，以及對其他世界觀的認同。故此，宗教多元化思想已成爲今日世界的一個明確特色，促使一個世界文化的誕生，使各種力量作出和平及有建設性的合作。在梵二「教會對非基督宗教態度宣言」的導言裏，教會已承認這是促使教會改變立場的因素：「在我們的時代，人類的結合日益密切，各民族間的交往日益增加，教會亦更用心考慮她對非基督宗教的態度。」貝亞樞機主教（CARDINAL BEA）在他的演辭中也特別強調這一點：

「據我所知，這是在教會史上，第一次有大公會議這樣嚴謹地確立這些（對非基督宗教的）原則。我們必須明白它的意義的重要性。它涉及十億多尚未曾接觸到或不願接受基督訊息及其救贖工程的人。無論如何，只要他們遵從自己良心的指示，他們仍可得救。但教會仍有極重大的責任，在這方面盡力尋求

丁、大公會議對非基督宗教的態度

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至少已默默地認同了成全論。大公會議同意非基督宗教不但含有超自然因素及得救的信仰，也具有超自然因素，並在非基督徒的得救上發揮積極的作用。這即是說，不應將他們看作只是原始宗教。隨著接納宗教多元觀念及各宗教的積極作用後，大公會議更邁過成全論，將自己開放到各宗教之間的交談神學上。

這項教會態度上的改變，主要由教宗若望二十三世推動。當然，其中尚有許多其他

一切途徑，去打開與他們交談之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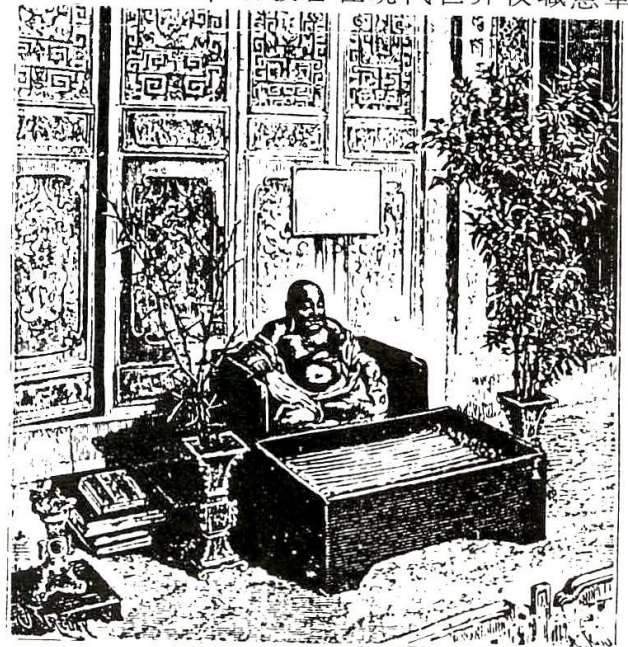
更進一步，一九六四年成立的非基督宗教秘書處，就是教會準備重新反省其對非基督宗教的作風及態度的最佳例證。

在許多大公會議的文件中，到處可以見到教會的開放態度。「教會對非基督宗教態度宣言」更清楚地指出，這些基督宗教以外的一切美善、一切聖潔及恩寵，并非是外教熱心人士跡近反對或不顧其宗教的行徑所產生出來的質素，而是在含有宗教意識的社會架構中所常遇到的質素。因為假如天主願意普施救恩，使救恩具體實現，則在整个人類的一切宗教歷史上必能確實找到救恩。

教會所正式公佈有關對非基督宗教關係之態度的改變，可散見於梵二的各種文獻中，依次表達如下：過往把教會視作等同於天國的趨勢已減退。（「教會憲章」五）而強調教會是天主子民的觀念仍會繼續下去。（「教會憲章」八、九、十四、十五）過往對「教會以外別無救恩」的錯誤及粗陋解釋，必須加以澄清。（「傳教法令」七；「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二十二、五十七；「教會憲章」十六；「教會對非基督宗教態度宣言」一等等）救恩並非教會獨有的權利。天主教承認非基督宗教的正確宗教觀點，（參閱「教會對非基督宗教態度宣言」二、四；「教會憲章」十六）甚至承認基督徒所標誌的「新生」臨在於一切善意的人心中。（「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二十二）由於絕對不能否認在以色列及基督宗教以外亦有啓示的因素，因此，神之願意普施救恩在以色列及基督宗教以外更爲明顯。（「啓示憲章」三、四；「教會憲章」二、十六；「教會傳教工作法令」七；「教會對非基督宗教態度宣言」一）在非基督宗教內，有成聖

、恩寵及真理的因素存在。（「教會憲章」八、十三、十七；「教會傳教工作法令」九；「教會對非基督宗教態度宣言」二）「人類大家庭的每一份子都擁有由天主委託給人類的某些精神寶藏。這寶藏存在於各國自身的良好傳統內。」（「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八十六）大公會議肯定，在非基督宗教內，有天主的救恩存在著，亦有聖神在其中工作。（「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二十二，五；二十六，四；三十八，一；三十九，三）這裏，我們可以見到教會突破了她的自我框框，不再以自我爲中心，而很開放地轉向其他宗教。

除了很多大公會議的文獻促使交談成爲必須的方針外，更重要的是教會學及傳教學所建立的神學基礎。大公會議將教會形容爲「奧蹟」，是上主拯救人類計劃的「聖事」及「工具」。（「教會憲章」十，十五，十七，四十八；「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



梵二承認非基督宗教擁有很多積極的價值

」四十五；「教會傳教工作法令」一，五等等）神欲拯救世人的意願深深地存在於整個人類的歷史中，（「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一）而在降生的聖子身上具體化。所以，耶穌基督屢屢是以隱晦的方式，去成全各民族宗教生活上的期待。（「教會傳教工作法令」八，十三）透過聖神的工作，神欲拯救世人的意願得以在天主子民身上實現，達致圓滿。（「教會憲章」一，十七；「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二十三，九十二）更把上主之愛伸展到全人類當中。

在全面探究梵二對非基督宗教神學意義的訓導之後，簡博能（KURIEN KUN-NUPURAM）綜合自己的研究說：

「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承認非基督宗教擁有很多積極的價值，比如：真理及良善、恩寵及聖潔。梵二相信這些價值是一種上主的隱秘臨在，是聖言的種子及聖神的果實。大公會議知道，這些宗教並非僅是原始宗教，因為他們具有超自然的因素，甚至也有使人得救的信仰。儘管帶有錯誤、不善及人性的墮落，但非基督宗教仍不失為福音的一種準備，因為他們有歸向基督的先天傾向和內在動力。那些未曾實際與基督信仰對立的非基督宗教，可視為救恩之道，換言之，就是透過這些教理及崇拜，天主賜與這些宗教的信仰者救恩。」（簡博能著「救贖之道」，第九十一頁）

對於這番言論的最後一句說話，也許會有人懷疑它在釋經學上的效力。

在承認非基督宗教的救恩功能，並按此而引伸出宗教交談之必要後，大公會議將普世教會確立為一個交談的教會。因此，在任何有意義或真正的交談中，必須至少在某些

觀點上，賦予非基督宗教平等的交往地位。

戊、這種新態度的含義

從印度的例子可以看出，非洲地區及亞洲地區的教會，在生活上，與非基督宗教有更密切及不斷增長的接觸。他們對新經驗醒覺，而我們的基督徒信仰亦得到新的視野。與世界上各宗教交往，成了時代徵兆之一，也是任何神學家所不能忽略的。就在這個脈絡下，神學的反省必須接受挑戰，試圖把這種新態度的含義闡明。

1. 基督奧跡的臨在

這種新態度引導基督徒去了解各宗教，這不但有助於基督徒去了解至目前為止尚未認識的各宗教的神聖奧秘，亦同時使基督徒有能力對基督奧跡作全面而深入的體悟。在投身信仰團體或教會時，基督徒體驗到耶穌基督就是那不可言傳的奧跡，是無法完全表達的。與其他宗教的兄弟姊妹的日常接觸，可以激發基督徒對同一不可言傳的奧跡產生強烈的共鳴。這是克雷瑪（KRAEMER）很久以前已呼籲的。由於基督徒與其他人士都尋求方法，使彼此互相分享宗教生活，故此他們對基督信仰的多元性有了新的了解，達到驚人的程度。天主的救恩行動在道成肉身的耶穌基督身上，向全人類及全世界顯露。在基督內，我們知道天主的奧跡成了自我空虛、有創造性的愛。在基督內，天主使一切事物更新；也在基督內，人類開始稱天主為父。在祂的復活內，天主顯示了耶穌基督作為普世救恩的聖事的意義，儘管其普世性

仍是天主的一項奧跡。在基督的復活內，聖神一直在所有人的內心及他們的宗教之中工作，展開彰顯上主救恩計劃的工程。

2. 聖神的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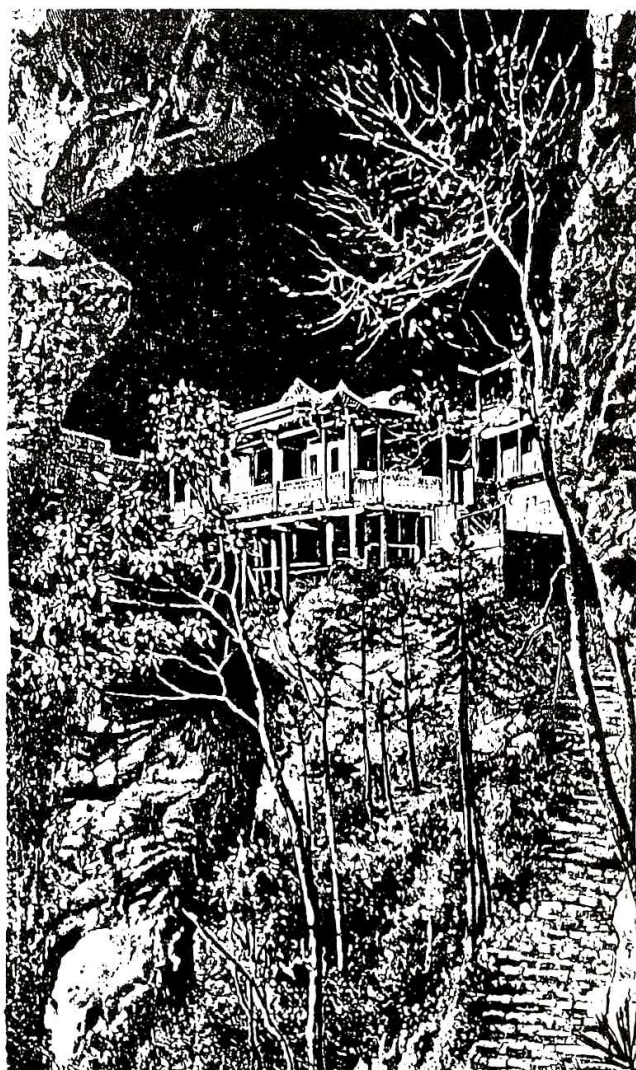
聖神臨在於每一項個人對天主的經驗中，進行活動。在天人的關係上，聖神臨在於個別人中。因此，我們可以說，任何對天主的真正經驗，就是對聖神的經驗。而現在天主欲在基督身上拯救普世的意願及計劃，已擴展到全人類當中，不單是對個別的人而言，而且也是對每個團體而言。各個宗教，作為個人、團體或機構對神的經驗的一些表達，都是天主聖神在他們當中進行活動的標記。我們基督徒相信，不同的宗教經驗，雖然各有其不足之處，但都是由聖神的行動所孕育出來的。天主聖神奧妙地引領所有這些宗教，去不斷加深對彼此之間的內在活潑關係的認識。因此，我們可以結論說，天主的自我流露，並非單獨圍限於基督團體、教會、及其聖經內，也可以伸展到其他每一宗教團體裏去。

但這並非說，天主將自己啓示給每一個宗教時，都用了同一的方法。天主向其他各宗教啓示自我時，用了種種不同的印號及標記；而祂的聖言只是初步和隱晦的啓示。在天主與以色列的盟約中，天主將自己安置於歷史中，透過歷史而啓示自己；而祂的聖言只是一種許諾，引領歷史走向圓滿的境界。在耶穌基督身上，道成了肉身，而這基督就是終極的聖言，也是整個人類歷史邁向的終點。現在，這在耶穌基督身上的啓示，並非是整個人類共同命運以外的附加恩物；相反，這是涉及所有人類、所有時間、所有空間

的救恩的表達高峰。只有一個主，就是耶穌基督，萬物藉祂而有，也要歸於祂（格前·八：6）；整個宇宙都要與祂修好（哥·一：20）；天主要使萬物在基督內得以復元（弗·一）。

根據這種訓導，所有參與一九七四年主教會議的印度代表，以印度天主教主教會議的名義，發表了以下的神學宣言：

「復活的主，既然作為天主與人類



天主將自己啓示給每一個宗教時，都用不同的方法

之間唯一的中介，并使人類唯獨靠祂的名字才可獲得救恩，則祂不單透過聖神的臨在及活動，啓示給個別從未聽過祂的名字的人，亦具體地啓示自己給其他宗教傳統架構及宗教團體。可以肯定說，其他宗教的傳統習俗、經典、以及崇拜活動，爲復活的主提供了一條接觸的途徑。這不但會減損基督及其訊息的獨特性，反會使我們的神學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基督信仰的獨特性乃建基於對任何宗教的包容上。基督隱晦地臨在於這些宗教中，而聖神則默默地在其中工作；這些宗教終必因明認祂爲歷史主宰而達至圓滿。」

3. 一個開放的團體

這種對各宗教的新的欣賞態度，只能在一個生活及經驗交談的脈絡中，自內而獲得；亦即是說，基督徒團體之所以能夠不斷向其他宗教交談，全憑基督徒本身自覺到不再是封閉的一群，而是一個開放的團體，不斷革新，不斷擴展，使天主的整個救恩計劃得以實現。

不過這種交談並不忽視彼此之間的差異之處。這些差異可以是奧跡的多元化的標記。它們互相補足，彼此充實，指向更高的基礎和目標。教會作爲一個生活信仰團體，必須更開放自己，慶祝聖神的普世性救恩工程。祂引領人類走上不同的道路，去實現在主內的共融，成全上主的救恩計劃。所以，教會不斷尋求方法，去分享各民族在宗教上的豐美，不斷邁向生命的圓滿，俾能獲致天主爲人類所安排的將來。

己、新的問題、方法及困難

1. 新的問題

有些問題，過往由於觀點偏狹，很少論及；但目前新的情況下，都紛紛呈現。以下是我們要嘗試簡略探討的一些問題：

(1)所有神學家，連克雷瑪也在內，他們都肯定，在非基督徒的生活內有上主臨在的積極見證及證據。但這證據的本質及內容，特別是它的團體幅度及宗教信仰者角色，仍有待我們今日去從事探究。

(2)同樣地，「找尋天人合一境界的最深願望」，在一些非基督宗教內如此明顯，却從未被視爲各宗教之間的交談的出發點，原因是辯證神學拒絕建設一套以宗教共通經驗作起點的神學。將所有神秘經驗排斥，視之與宗教交談無關，更會造成這種消極態度的形成。

(3)巴特 (K. BARTH) 的西方神學、他的極端聖經實體論、及他所強調的神人關係造成的重大影响，使基督徒在世界各宗教身上只欣賞到基督的人性。一位從印度教改信基督宗教的學者蔣智傑 (CHEN CHIAK) 指出：「基督是新創造的初果，印度教是舊創造的收成。兩者之間有何關係？同樣地，使耶穌復活及令祂成爲一切人類的元首的聖神，在信仰的交談神學上應扮演一個決定性的角色。我們尚未從基督受舉揚的人性及聖神的聯合工作角度，去探討不同信仰的關係。

(4)我們在人類大團結及歷史相交匯的脈絡下，去研究不同信仰的關係時，都常以西方社會動力及西方歷史的二元觀作為背景，加以探討，却無視東方宗教本身所擁有的獨特社會歷史觀。

因此，不同信仰間交談，差不多仍停滯於單方向的軌道上，幾乎完全屬於基督徒的事情，而佔絕大多數的其他宗教人士對此僅能提供邊緣性的合作。

2. 新的方法

我們對宗教需要採取新的方法和研究，特別要以東西雙方對宗教及宗教交談所作的科學分析作為出發點，要努力勾勒出一個新的、開放性的及全面性的模式。這樣，才不致損及任何個別宗教經驗的特質及多元性，反而包括所有宗教信仰者經驗的積極的一面（無論他是基督徒、佛教徒、印度教或是任何其他宗教徒）。

(i) 由始至終的整體

東方的處理方法以「整體」作開端，視之為理所當然的方法。也是在「整體」之內，去肯定及了解各個不同觀點、幅度、相異和分歧。所謂實體，就是宇宙的整體、人類的整體以及自我的整體。神的實體，就是整體之中心，瀰漫所有整體。這種宇宙觀不但提供觀點上、態度上及內容上的一致性與普世性，也在這整體內的相互關係上，提供一個正確的態度，去了解其他信仰及宗教。比較宗教研究，可以是外在研究，專門採取一種令人反感，互相攻斥、彼此對立的態度；但它亦可以是一種內在及進步的研究，目的是發掘彼此之間的相近之處，促使各方面在整體的角度下相交匯。

(ii) 不單是書本上的知識，也是生活上的知識

各個宗教的直觀及經驗，多得不可勝數：對世界與人的經驗；對自己本身的經驗；對超然及不可言喻的經驗；對上主奧秘的經驗；對團體與個人的經驗。絕大部份學者對其他宗教的知識都是來自書本上。但按本質，對不同信仰或宗教的關係的研究，應是由宗教生活經驗所得的知識，它不但可以令現代人了解，可向他們詮釋，也能在面對現代科學的挑戰和科技文化的抗衡下，不斷革新，更可以被今日各宗教信徒在生活中實踐出來。所以，在其他宗教人士所處的生活環境及團體中，與他們進行活潑而個人的接觸，是這種研究不可或缺的一項要素。

因此，印度各種信仰之間的交談的演進，也指向生活體驗，使不同信仰的人士一起生活三、四天，共同祈禱和反省。

(iii) 參照各位宗教倡導者的意見和詮釋

我們對其他宗教的研究，大部份是在過往的世紀及本世紀初完成的，因此都歪曲了今日宗教的本質及未來方面。特別在今天，較着重從宗教的權威及專家的詮釋方面去了解及學習該宗教，因為這些宗教可能在經歷過多個世紀後，已在不同階段和境況下有了演進。

(iv) 不同宗教之間的信仰交談

如果宗教經驗是每一個宗教的核心，又如果只有在合適的氣氛和合適的態度下，各

宗教之間的交談才可以促進經驗的交流，則各種信仰之間的研究必須放在生活交談中進行。這樣的研究，才能對其他宗教信仰提供一個正確的了解及詮釋。

(v) 奧秘幅度

今日的各階層人士，特別是青少年，即使居住在十分富裕的社會及物質文明之中，仍渴望獲取奧秘經驗，並已醒覺及感受到，在理性及科技以外，有尋求更高層次的意識境界的必要。

一方面，基督信仰源於宗徒對復活的經驗，有個人生活與復活之主的接觸及與聖神的溝通。基督信仰亦一再要求人有同樣的經驗。其他一切宗教經驗，亦應以這點經驗作為起點，去加以闡釋。另一方面，大多數宗教都有自己的奧秘傳統，視奧秘經驗為宗教實踐的核心。

因此，除非我們擁有並分享這些奧秘經驗，否則我們在各信仰之間的交談上，難有長足的進步。

3. 新的困難

不同信仰之間的交談，就是「基督信仰對上主救恩臨在於人類各宗教傳統所作的回應」。這種交談必會遇到不少困難。我們試列出其中一些困難如下：

(1) 我們必須使傳揚福音的任務，不會因努力交談而打折扣。教會訓導我們，交談之進行，必須「無損於教會的任務，能為天主在基督內對全人類宣佈啓示的圓滿，作出見證。」（「教會對非基督宗教態度宣言」二，五；「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廿八）普世教會協會亦有類似的訓導：「我們一致

贊同，耶穌基督賦予了我們重大使命，往普天下去，使萬邦都成為門徒，因聖三之名給他們施洗。我們不可把這項使命放棄、違背、抗拒、委曲求全或誤用。交談既是聆聽及了解其他人士的信仰，但也同時是對基督福音的見證。」有些基督徒掛心，交談是否循着宣講基督救恩喜訊的正途進行；這種焦慮，見於一些印度基督教會的小冊子及期刊中。

很多教會領袖直接參與不同宗教之間的交談的組織、共同生活、或連續兩三天的深入分享聚會，目的只不過是為了要弄清楚，這種交談行動在長遠看，是否會成為我們傳教任務的障礙。以下是一位參與這種交談的傳教士的意見：「交談會摧毀傳教精神嗎？為了那些參與這類交談的傳教士著想，我們必須回答這個問題。那些腦子塞滿交談思想的人，很難會相信或重視那以歸化為目的的傳教活動。」

教廷非基督宗教秘書處部長畢尼多里樞機主教（CARDINAL SERGIO PIGNEDOLI）於一九七七年六月二十九日所發的一封函件，曾形容交談是「一種與傳教相關而有別的活動」。

隨著越來越多基督徒團體所設立的交談中心的出現，調和「交談」與「傳教」兩種活動的問題，更形迫切。

我們教會與其他宗教徒之間的關係，可以從交談或傳福音兩方面來看，也涉及梵二兩份主要文獻，即「教會對非基督宗教態度宣言」及「教會傳教工作法令」。在交談方面，聖教會作為旅途中的上主子民，切願與其他一切人分享走近天主的期望；但在傳教方面，教會作為末世的天主子民，把耶穌基督宣佈給所有人，呼召他們悔改信主。在交



我們必須使傳揚福音的任務，不會因努力交談而打折扣

談方面，上主給世人的啓示隱含在不同的途徑裏；但在傳教方面，上主的最終啓示却在基督身上清楚表達出來。每一個基督徒透過聖洗，都同時成了旅途教會及末世教會的成員，接受兩種不同方式的啓示。因此，交談與傳福音實是基督徒本身的兩種功能。

(2) 有些非基督宗教人士，在共同生活聚會中分享反省心得時，都對基督徒在未來交談所持的態度，流露出長期潛在的憂慮及疑惑，認為這種交談只是傳福音或使人歸化的另一種方式。一個積極肩負傳揚福音，使其他人都成爲基督門徒的人，又怎能與其他宗教信仰者真誠地交談呢？一位著名的印度作家 SHRI GURU DUTT 在評介一本論及「交談」的書時，提出這樣的見解：「這種對交談的熱衷，並不見於其他宗教，因爲他們一向都滿足於『相安無事』。對他們來說

，基督徒在這方面的切願是可以理解的。令人懷疑的是：一個虔誠的宗教信徒，是否真的會從另一個宗教的內涵上，去欣賞那個宗教的意義及價值？……似乎更好說，基督徒昔日的傳教熱忱，在今日失去直接門徑後，要假借交談的外衣，去尋求新的機會。背後的技倆顯而易見，只不過想把非基督宗教內所發生的合適轉化（從基督徒觀點而言），視爲基督之神隱藏在其中所作的化工。」

這種對基督徒動機的懷疑態度，也許尚未公開或被大部份印度教徒、伊斯蘭教徒或其他宗教弟兄傳開去。但他們仍然不明白何以基督徒要不斷開設交談中心，推行各種交談活動。他們很自然會把這些活動與傳統的「傳教」工作，混爲一談。

(3) 在交談聚會中，有些基督徒一向未感覺

到邀請其他宗教人士參與其禮儀活動會有何不妥，但在和印度教徒及伊斯蘭教徒一起參與感恩祭禮典時，却發現問題，導致產生微妙的境況。比方，有一次，由印度天主教主教會議籌辦了一次靜修，邀請不同宗教人士參加。在靜修中，很多印度教徒都參與了感恩祭。禮畢後，兩名公教青年質問：「既然我們在如此深入的祈禱中，共度了兩天，那麼，為何我們不能邀請其他宗教人士共領聖體呢？」

(4) 還有，印度教徒、伊斯蘭教徒及其他宗教人士對感恩祭又怎樣理解呢？聞說一位印度教朋友在領受聖體後，向他的女兒解釋說：這是基督徒在分享神力。人只有在比較自己的宗教儀式與別人的宗教儀式中，才能了解其他團體的宗教經驗。因此，印度教的朋友可能會很難明白，為何基督徒毫不猶疑去接受印度教的一些教義，却同時否定一些與印度教相近的教義。

(5) 交談環境能給參與者提供機會，彼此分享自己的真確經驗和表達。但對於個人與自己所信的宗教之間的關係會產生甚麼影響呢？

我們發現，很多印度教徒或伊斯蘭教徒喜歡被人稱為基督徒，儘管他們從沒透過聖洗成為某一個基督徒團體的成員。一九七六年，杜偉博士（DR. DEVIE）領導嘉魯高神學院（GURUKUL THEOLOGICAL COLLEGE）的小組，在馬德拉斯城舉行一個試點研究，以商人、教育家、醫生、行政人員及一般平民為訪問對象，用抽樣的方法挑選，結果發現有百份之十的印度教徒承認基督為「唯一真天主」。

我們已注意到那些未領洗的基督徒所面

臨的痛苦抉擇：他們被自己的親朋所摒棄，被所有人投以輕蔑的眼光。但最激盪人心的，還是一位在嘉烈喀（CALICUT）受過教育的伊斯蘭教徒的經驗談。他接受基督為唯一的救主，再沒有上清真寺，也不再守伊斯蘭教規。他之所以寧願保持不受洗，並非是出於怕受苦、怕受迫害或怕排斥。他準備為基督獻出一切。但他感覺不到有領受聖洗以得救的必要；理由有三：1. 他並不同意，為了得救而必須接受洗禮；2. 假如接受了洗禮，他便要與他的團體和朋友切斷一切關係，因而失去了對他們為基督作見證的機會；3. 假如領了洗，他可能沒有希望納入基督徒團體中，接受同等看待；相反，甚有可能獲得次等的待遇。

上述種種跡象都顯示，不受洗的基督徒人數正持續增加。與此同時，受過洗的信友對這種情況的接受程度，亦不斷提高。假如某地方上的人視洗禮為一項文化上的改變，則上述的態度是可以理解的。有些人公開接納和宣認基督是他們生命的主，也表達出他們在宣認中所享有的自由及喜樂。在馬德拉斯城拉扎門特修院（RAJAMUNDRY ASHRAM），數以百計的印度教徒及伊斯蘭教徒在朝聖期間，聚在一起，徹夜祈禱，同頌基督；這只是其中一個例子而已。我們對於這些尚未受洗的基督徒應採取甚麼態度呢？

與現存各個宗教的新關係，實在產生了很多新的情況，這裏無法一一盡述。以上所談的，僅是其中的一部份情況而已。